

丰碑 (朗诵诗)

——为2019“我们的节日·清明”抗战纪念城活动而作

流云的云

这是清明的雨滴
也是清明的忧伤
我的目光
穿过纪念碑看到了那些时光

我看到了1944年6月22日的那个夜晚
看到了衡阳保卫战的第一声炮火
看到了血流成河的战壕与城墙
从泉溪码头五马归槽到停兵山 张家山
我们脚下的土地
又有哪分哪寸没有杀戮 牺牲与勇敢

我也看到了1944年8月8日的那轮残阳
秋风从48天浴血坚守的山岗拂过
从三千白骨堆在一起的墓坑拂过
这座几千年的繁华城市
突然死一般的寂静
唯有那条奔腾的湘江
是咆哮还是呜咽
是沉沦还是呐喊



这是大雁的呼唤
也是大雁的坚强
我的灵魂
穿过纪念碑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刻在了从人类起源开始的历史沧桑
刻在祝融取火神农创耒帝喾设坛的传说
刻在蔡伦造纸 船山著书 明翰就义的伟岸
更刻在中华唯一被命名为抗战纪念城的英勇与荣光

此时此刻我不由问自己
如果我活在1944
会不会不顾一切冲向敌人
打完最后一颗子弹

我的灵魂
也刻在了天地浩然的传承开创
刻在每一次抗洪抗旱和2008抗冰救灾的震撼
刻在雷宏 朱玲 宋文博 李春华
这些点燃青春 光荣即逝的名字
刻在这座英雄城市奋力前行的山河星光
除了眼前高耸的丰碑
还有太多有形无形的精神碑刻
值得我们祭奠和敬仰

这是春天的花朵
也是春天的希望
我的脚步
穿过纪念碑迈向了更远的远方

我迈向了三江六岸新修的生态河岸
迈向船山书院重新传来的书声琅琅
迈向雁峰烟雨石鼓江山这衡阳八景崭新绽放
迈向“衡阳群众”创建更高层次的文明和平安
这样缅怀而又展望的时刻
春风吹过森林 阳光照过山岗
我们会记得什么是生命的底色
什么又是信念的力量

我的脚步
更迈向省域副中心 最美地级市的奋起与向往
迈向一个个千亿项目的茁壮成长
迈向产业新城碧水青山环绕四面八方
迈向每一个动人的场景
因为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
不畏将来 不忘过往
只有新的进步与承担
才是给烈士和亲人们最大的尊敬与补偿

这是清明的雨滴
这也是清明的悲壮
眼前的纪念碑和开满山坡的杜鹃
请看到我们
请看到我们的静静肃立
请看到我们内心的凝思洗礼
请看到我们无比的坚韧与激荡
我们想从容离开
但是泪水不可以
它会滴在这片岩石这座丰碑
这片英雄而又美好的土地上

直面苦难的母亲

洪自林

更加睿智，更加坚强！

就在这一年，湖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那时，我们兄弟都还小，哥哥16岁，我13岁，弟弟更小，正是需要劳力的时候，家庭唯一的男劳力没有了。犁田、插秧、打禾，喂猪、喂鸡、喂鸭，种红薯、种麦子、种蔬菜，一切的一切，都落到了母亲的肩上。

母亲每天一大早出去挖土种地，天黑才回家，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口凉水。晚上回到家，虽然又累又饿了，但是，母亲还要切饲料，煮饲料，喂猪食，一直忙到深夜。无论是春夏秋冬，寒来酷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夏天，母亲在地里干农活，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衣服上留下一层白白的盐。冬天，母亲手脚冻得开裂，鲜血直流。

母亲生前曾对我说，这些痛苦，都算不了什么，最难受的是农忙时节怕“误农时”，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

我家没有耕牛，要向别人家借耕牛，只有当别人家犁完田以后，才有可能出借耕牛。母亲不会犁田，还要请人帮忙。往往农忙时节，耕牛紧俏，供不应求，很难借着，母亲即使从东家借到了“牛”，还要去西家请“人”，有时好不容易借到了牛，又请不着人，有时请到了人，又借不着牛，急得母亲团团转！

这样煎熬的日子，母亲过了整整七年！若干年以后，我曾经问母亲：当年您那么苦，那么累，那么多人劝您改嫁，找一个人搭把手，您为什么不答应？

母亲说：“恩呀，我当年压力特别大，我当然希望有人来帮我，分担我一些压力！但是，我非常担心找个后爸，他不送你们兄弟读书，耽误了你们的前途，所以，我宁愿一个人苦一点，累一点！”

安葬父亲的棺材是向好心人家借来的。这人名叫邓帮善，隔壁邻村的，这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心地善良。七年间，这个好心人始终没有上门讨要棺材钱。但是，母亲觉得欠下人情，思想压力并不轻。

父亲虽然留下了350元定期存款，但是，当年，我们三兄弟都还在读书，家里购买农药、化肥、种子也需要钱，这笔钱很快就用完了。

为了贴补家用，母亲每年喂一头猪，当把猪卖了的时候，母亲只留下几元钱，用来买油盐吃。有一年，母亲把猪卖了，卖了100多元钱，母亲只为自己留下2.5元，其余的，全部用来交弟弟的学费。母亲用这2.5元，买了一双解放牌胶鞋，因为，她穿在脚上的鞋子实在太破了，前头已露出了脚趾，后面已露出了脚后跟。

每当我们开学的时候，母亲就头痛。有一年，别的孩子都上学去了，唯独我还呆在家里，因为，我的学费还没有着落。于是，母亲叫哥哥晚上去信用站为我借学费。父亲生前曾经是这个信用站的重要存款客户，哥哥满怀信心地前往。可是，哥哥不但没有借着钱，还受了一肚子的气，回家路上，漆黑一团，哥哥又气又怕，一脚踩空，扑通一声，掉到了水田里。

黑夜终于过去，母亲的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1982年7月，哥哥参加了工作，每月的工资，除了留点生活费，其余全部交给母亲，用来贴补家用。母亲的压力因此大大降低。1986年8月，我进了银行工作，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再从信用社借了100元，把母亲从偏僻的农村接到了身边。从此，母亲摆脱了农活，与我生活在一起。当年，单位分给我一间房子，10来平方米，一张单人床，母亲睡床上，我睡地上。久而久之，因为受潮，我的肩膀开始酸痛。母亲心疼我，坚持让我睡床上，我不答应，找来两把长条椅子，将其拼起来，再在椅子上垫上棉被，就这样，一张床就搭好了，我每天就这样听着母亲的鼾声进入梦乡。白天，母亲做点小买卖，贴补家用，晚上，给我烧菜做饭，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母亲生前常说：“我的大儿子在北京，那是首都，过去是皇帝呆的地方，二儿子在上海，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三儿子在衡阳，我的三个儿媳妇，个个有文化，孝顺贤惠，我这辈子吃的苦受的罪，值得！”

2009年11月23日，母亲在宿舍楼下楼梯时，一脚踏空，摔破了头，抢救无效，三天后与世长辞。我们永远失去了苦难而坚强的母亲！

我的母亲拥有快乐的童年，苦难的中年，幸福的晚年。她睿智、勤劳、善良、坚强，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这辈子我做您的儿子没做够，下辈子还要做您的儿子！



非常耐心，直到爷爷听懂为止。奶奶因病卧床，母亲细心照料，百依百顺，在当地传为佳话。

由于当年医疗事业贫穷落后，短短5年间，我的大哥、大姐先后夭折。母亲经常以泪洗面。于是，我的奶奶要求远在江华林场工作的父亲返乡务农，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父亲既是一个大孝子，也是一个好丈夫，当了4年林业工人后，1962年4月，父亲毅然返乡。1963年，我的哥哥诞生了；1966年，我又来到了这个世界；再后来，又有了我的弟弟。

结婚30年，父母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相互体谅，从未吵过架。父亲干农活经常晚归，母亲总给父亲留着饭菜。父亲干农活特别累，母亲经常劝父亲少干些，要注意身体。父亲有时从生产队挨批回家，有点想不通，母亲总是鼓励父亲：“大丈夫要能屈能伸，你有三个好儿子，只要想想他们，没有过不去的坎！”

1979年腊月二十三，父亲带我去深山砍柴，不幸从悬崖上摔了下去，摔破了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年，父亲才48岁，英年早逝。晴天霹雳，飞来横祸，给母亲以致命打击，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撕心裂肺。

父亲突然去世，母亲受尽煎熬。面对一切苦难，母亲从不逃避，总是迎战它，母亲也由此变得